

即溶

等待是即溶的詞彙，我深知。

你輕易地滲入我的日常，像即溶，像是深植的詛咒。我在家門前的巷子走了幾遭，踩著你的影子。

我不願承認把你當成圓心的快樂，失真。十四樓家，明亮的白色燈光，鐵製的餐桌椅子，形狀像畸形而藝術的現代舞者，一年四季飄著茶樹味道的薰香，舒適宜人，大理石地板冰涼冷漠，你總叫我和哥哥穿上拖鞋，我們習慣了不聽，將此視為叛逆，只覺得冰冰涼涼地沁人心脾，在家裡每個角落玩捉迷藏，總覺得家像是鳥巢，我仍可任性地被哺育成人。媽媽的王座是後陽台的銀色雕花椅子，鋪著淡紫色的坐墊，總交疊著腿將半隻手支在窗外，眯著眼抽菸。我討厭菸味，但我卻著迷於媽媽看著窗外的眼神，易碎而優雅，像折了翅膀的雀。

生活是舒緩的水晶音樂，踏著貓的腳步，走成理所當然。

直到爸爸媽媽某日晚上和我跟哥哥宣布正式離婚，下個月就得搬家，我和哥哥都隨媽媽，爸爸則搬往遙遠的海邊。

像失重，從十四層的高樓跌落。一場被迫的遷徙，我和哥哥都是候鳥，被暖季追趕。

搬家那天，天空是檸檬黃的，爸爸說時間差不多了的時候，我正在收拾裝箱，把要丟的東西放一邊，帶去新家的放進箱子裡，有些東西一時之間不知從何權衡，像是在時間裡存留太久，什麼也不做身上就留下印子，經不起摧折的，最後乾脆全丟了。媽媽在陽台抽菸，我喚了幾次她，沒回應，只好代替媽媽整理那些尚未備妥的。媽媽房間裡有一個高高的櫃子，有十幾層，像是一座塔，裡面放著媽媽的耳環首飾，從塔頂一層一層拉開往下整理，每個櫃子分門別類地收藏著不同的裝飾品，綴著珍珠的胸針、琉璃色彩的簪子，在最下層的深處，收著一條金鍊子的老舊懷表，邊緣泛著古銅，指針甚至不會動了，但表面光潔的如有人日日擦拭，打開懷錶，裡面是一張照片，半新不舊。

而媽媽仍在她的宮殿內，菸抽了一根又一根，我和哥哥站在門外，握著哥哥的手，發汗潮濕，有些黏膩的味道，五味雜陳，有太多質問被她的輪廓吞噬，那些張牙舞爪且薄涼的線條。我妄自猜想媽媽心裡有個他，投向窗外視線的終點。我最終沉默地走了，哥哥只握緊我的手，緊的生疼，猜想他可能早就知道謎底了吧，關於那張照片。

那天電梯壞了，在高樓上生活了十年，我和哥哥來回地把一箱箱雜物搬到一樓，有些丟掉，有些轉贈，只覺得十四樓的樓梯走來漫長的不可思議，哥哥總喊我走快些，我扛著那些共同生活的重量，寧可走的比時間還慢，陰暗潮濕的樓梯間裡，格外清晰地感覺到汗劃過背脊，森冷。在所有東西都搬妥後，你牽著我的手，十四樓到一樓的距離突然又近得只是一條線的兩端，從高樓走下，你說了好多好多故事，從童年，洗碗工，到成為大廚，孤獨的歲月裡從不碰菸酒，到雙手浸滿煙味和厚繭。

一步一步降落，一步一步墜落。不知甚麼時候，樓梯間越走越暗，濕氣滲透外牆磚塊剝落的漆分崩離析。我用指腹輕柔地撫觸你的繭，和你的告別。你從未解釋，視這一切為必然而麻木的遷徙，最後你去往海邊。

租來的家在二樓，老舊的裝潢昏沉沉的氣味，像迷昏香老讓人也灰撲撲得提不起精神。樓梯燈有時打不開，時日一久，也懂得如何在黑暗中摸索著上樓。我無法習慣無人應答的道別與問好，一個人的晚餐，電視開了整晚，在這空寂的屋子轉了一圈又一圈，聞了聞，隱約有茶樹的氣味。

媽媽不太常回來了，半夜時偶爾會聽見開門聲，偶爾沒有，每周一餐桌上會出現的零用，僅有的聯繫，卻單薄的可笑，假日有時能見著面，見到她時我會親切的擁抱她，然後忽然被陌生而刺鼻的香水味貫穿。媽媽身上的味道又變了。茶樹氣味被一種精緻華美的香氣取代。

好像只我一個被留下了，沒有往前也不算倒退。只是每次洗澡用粗糙的沐浴球刷了又刷，蠻橫地直到皮膚發紅，纏繞在身上的茶樹薰香一直不去。其實深怕在某一時刻，你也走遠了，怕你的故事漸漸偏離我的軸心，也成為了被裝進箱子裡的那些，遺棄之後放空的等待。

仍然打給你，說些家常，精打細算每個足夠我流浪到海邊找你的假日，更多時候懷疑自己是否是累贅或某個開關，非得逼得你留在原地或睹物思人，有些罪惡感。

不在海邊的上課日，我頹然的讓煙塵填滿我頰上細密的毛孔，把自己當成一個容器，藏汗納垢地填滿，但我再睡不安穩，只是學著不怕黑和夜裡不關上的門，也再不等待。更不再穿拖鞋了。廉價的磁磚地是黏稠軟爛的，像沼澤。

等待是一種被麻木了的無措，說不清想等待的是一個解釋或是某個人、某個時刻，卻又好像全部都囊括了，僅僅想等一種渴望被滿足的期待與想像，關於家。

後來，租屋處，媽媽帶著另一個他回來了，說需得和我及哥哥見個面，我一開始不明白，直到他踏進昏黃的燈光內，直到我聞到他身上的香水味，和媽媽身上一樣的，我突然甚麼都懂了，哥哥不告訴我的那些、我想等待的那些、以及被流放到海邊的那些。

他們說，打算在車站附近買了個房子，自己設計，媽媽開心地拿起她的筆記本，被畫得滿滿的，五顏六色的標籤貼了近乎整本，興高采烈地和我分享她為他們構思的小屋，木造的地板、暖黃色調、米色刻意斑駁了的磚牆……。我用盡全力笑著道賀，感覺自己的手腳逐漸發涼。

時間被惡意暫停，我突然地，非常想念你。

拉開椅子衝出門，顫抖著近乎握不穩手機的手打給你，你接起，我還來不及說任何話，便開心地跟我說你開始戒菸，試圖找回不染塵埃的存在，從內心長出一些期待，近乎落淚地恭喜你，明白你也找到某個她了。茶樹香氣在我身上扎了根。生活變成很多個點連成的線，無限延伸，終於不談起被丟下或丟下的那些，那些過路而不停的車站。

天空仍然是檸檬黃的，很亮很亮。像那天搬家，明白那些不會因為距離消失的等待。

你成為一種即溶，在我的生命裡，像浮光掠影或一句座右銘，在某個悠閒的午後還足夠被沖成一杯咖啡，足夠暖一個冬天，足夠讓我記得有個地方還點著燈，隨時能上岸。